

The Context of Youth Violence
Resilience, Risk, and Protection

青少年暴力理论

抗逆力、危险和保护

Edited by Jack M. Richman & Mark W. Fraser

杰克·瑞启曼	马克·弗瑞瑟	编著		
穆光宗	孙梦雪	赵雪萍	谷琳等	翻译
		许靖国	高春艳	审校



中国人口出版社



青少年暴力理论

抗逆力、危险和保护

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声震惊了世界，30多条无辜的生命顷刻消失，这一枪击案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校园枪击事件。枪击案的残酷现实折射出当今社会部分青少年严重的心理问题。

本书的两位作者杰克·瑞启曼和马克·弗瑞瑟从研究青少年暴力产生的根源出发，描述一个用来理解社会问题和健康问题的构念，即以“抗逆力为取向”，克服危险性因素，发展和完善保护性因素，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不同领域理解和评估暴力问题的背景，更好地研究和解决社会及家庭问题。本书所阐述的“抗逆力，危险和保护理论”，是美国对小学生实施行为干预项目（如“做出选择”项目）的重要理论基础。

青少年暴力的研究正在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青少年暴力现象产生的根源，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积极向上的、乐观健康的人才，也才能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ISBN 978-7-80202-656-8



9 787802 026568 >

定价：36.00元

**The Context of Youth Violence
Resilience, Risk, and Protection**

青少年暴力理论

抗逆力、危险和保护

杰克·瑞启曼 马克·弗瑞瑟 编著
穆光宗 孙梦雪 赵雪萍 谷琳等 翻译
许靖国 高春艳 审校

中国人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暴力理论:抗逆力,危险和保护/(美)瑞启曼(Richman, J.), (美)弗瑞瑟(Fraser, M.)编著;穆光宗等译.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80202 - 656 - 8

I. 青… II. ①瑞…②弗…③穆… III. 青少年犯罪 - 研究
IV. C9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1556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Context of Youth Violence*, by J. M. Richman & M. W. Fras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aeger, an imprint of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Westport, CT, USA. Copyright © 2000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01 - 2007 - 1496

青少年暴力理论:抗逆力,危险和保护

杰克·瑞启曼 马克·弗瑞瑟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口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1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2 - 656 - 8/C · 302
定 价 36.00 元

社 长 陶庆军
电子信箱 chinapphouse@163.net
电 话 (010)83519390
传 真 (010)83519401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 80 号中加大厦
邮政编码 1000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问题 随时退换

致 谢

本书各章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教会山举办的一系列以“青少年暴力和创伤”(Violence and Trauma in Childhood)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成果汇编。会议的筹备以及将现场口头演讲版本转化成书面章节时的写作和修改,是一个充满挑战、耗时长久的过程。我们感谢对本书做出贡献的作者。我们也感谢无私地与我们分享其知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朋友和同事们。

我们十分感激协助筹办和支持系列会议和本书的许多人。这些人包括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会山分校社会工作学院院长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以及他的社会工作学院的同事加里·鲍文(Gary Bowen),乔安妮·卡耶(Joanne Caye)和曼达·加林斯基(Maeda Galinsky),他们在危险和抗逆力方面的兴趣和专业知识持续地激励了我们的思考。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勒诺·比哈尔(Lenore Behar),北卡罗来纳心理健康、发育障碍和物质滥用服务机构的儿童和家庭服务部主任和来自同一个办公室的阿黛尔·斯皮兹-罗斯(Adele Spitz-Roth)的关于北卡罗来纳州心理健康实践的洞察。他们致力于儿童及改善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努力对许多家庭的生活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真诚感谢奥黛丽·博克(Audrey Burkes),伊丽莎白·本尼菲尔德(Elizabeth Benefield),奥黛丽·蔡斯(Audrey Chase),辛迪·查斯提斯(Cindy Justice),丹尼尔·乐博特(Daniel Lebold),艾伦·瑞普(Alan Reep),金·斯邦克(Kim Sprunk)为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所付出的努力。同样地,我们还要感谢北卡罗来纳-以色列合作组织的梅里特·穆曼

(Merritt Mulman)和哈穆他·梅里(Hamutal Meiri),以及以色列耶路撒冷 J. D. C. 布鲁克-戴尔研究所的杰克·哈比博(Jack Habib)。

我们感谢雪莉·沃特-史密斯(Shelly Wunder-Smith)编辑本书时表现出的专业技能、热情和耐心。

我们要特别感谢劳伦斯·罗森菲尔德(Lawrence Rosenfeld)在整个过程中所给予的鼓励、创意、编辑技能和友谊。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家人玛丽(Mary)、亚历克斯(Alex)、凯蒂·弗瑞瑟(Katy Fraser)、卡罗尔(Carol)、艾丽丝(Alice)和埃里卡·瑞启曼(Erica Richman)一贯的支持和欣赏,以及在我们阅读本书部分章节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反馈时,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所表现出的兴趣。



目 录

第一章 儿童时期的抗逆力:危险和保护的作用	
..... 杰克·瑞启曼 马克·弗瑞瑟	1
第二章 社会心理逆境:危险、抗逆力和恢复	
..... 米切尔·鲁特	13
第三章 社会心理抗逆力的神经生物机制	
..... J. 埃瑞克·范斯	41
第四章 理解不可思议的青少年暴力	
..... 詹姆斯·加伯利诺	82
第五章 青少年危险性和抗逆力:社区预防	
青少年暴力的途径	
..... 德博拉·普索·斯蒂思	97
第六章 对少年重犯及其家庭的多系统疗法	
..... 亨格勒·斯科特 史蒂芬尼·荷特	116
第七章 从社区反应的视角看待灾难、创伤和青少年抗逆力	
..... 劳伦斯·罗森菲尔德 莫利·拉哈 艾伦·科恩	134





第八章 抗逆力:循证实践的意义

..... 马克·弗瑞瑟 杰克·瑞启曼	186
索 引	198
编者和撰稿人	218
后 记	222

第一章 儿童时期的 抗逆力:危险和保护的作用

杰克·瑞启曼(Jack M. Richman)

马克·弗瑞瑟(Mark W. Fraser)

无论在科学文献还是大众读物中,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等相关概念已经作为有用的架构,用来概括社会问题和健康问题的(尤其是困扰青少年和家长的那些问题)发展状况(参见 Fraser, 1997)。当研究者和实践者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他们借助一种前景看好的新方法来解释心理健康障碍及一些社会问题,涉及范围包括学习成绩欠佳、青少年暴力等。该方法有时被称作“危险和抗逆力”导向(risk and resilience Orientation),它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之上,即适应性行为的出现是由于以下两类因素的相互作用:(1)预示着负面发展后果的各种因素(危险因素)的集合;(2)减少或缓解各种危险的抵抗因素的集合。这些抵抗因素通常被称为保护因素(有时也称作优势或强点),它们在危险存在时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而且,这些因素还可以引导某些儿童即使身临严重困境仍能成功应对、适应自如。成功战胜逆境就是“抗逆力”(Masten, Best, & Garmezy, 1990; Rutter, 1987)。

历史上充满了克服艰难险阻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故事。凭智慧战胜貌似强大之敌或极其悲惨处境一类的主题常用于描述那些具有特殊能力,风趣幽默、意志坚定,能战胜与他们为敌的家庭成员,并能克服恶劣的生活环境或者其他卑微境遇的儿童——如灰姑娘和《绿野仙踪》中的桃乐茜。这类主题在黄金时段的电视剧、电影及电子游戏中是十分吸引人的。顺理成章,抗逆力的概念已被扩展并应用于家庭、团体、学校、邻



里和组织等环境。例如,术语“教育抗逆力”(educational resilience)用于描述那些虽然具有预示学业失败的危险因素,但却表现优异的学生(Richman & Bowen, 1997; Wang, Haertel, & Walberg, 1994)。同样,“家庭抗逆力”(family resilience)概念(McCubbin, Thompson, Thompson, & Futrell, 1998; Walsh, 1998),“夫妻抗逆力”(couples resilience)概念(Conger, Rueter, & Elder, 1999),以及“社区抗逆力”(community resilience)概念(Sonn & Fisher, 1998)则被用来描述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更高的秩序体系。

对于个体和组织用来应对压力、逆境和创伤等一系列机制的调查为个人服务计划和干预措施设计的评估及概念化都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不管这种计划或措施是注重补救还是预防(Masten et al., 1999)。本书中,我们邀请了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主要学者从抗逆力、危险和保护等角度来讨论他们对于青少年暴力(youth violence)的看法。我们关注青少年暴力产生的环境,要求这些学者就此总结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提炼出对于青少年和家庭实践的意义。在本章中,我们将简要介绍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的理论框架。接下来,我们会通览本书中的各个章节,并重点介绍这些学者对这个领域的贡献。

危险、保护和抗逆力

危险的定义

“危险”被定义为增加或影响儿童及青年不良后果概率的一个或多个因素。危险因素可以具有基因或生物病因学基础甚或综合的生物社会根源。在滥用毒品和酗酒研究中,伯纳德(Benard, 1991)发现在父母酗酒的儿童中有1/4显示出酗酒问题。由于家长酗酒,一些孩子被处于更大的酗酒和吸毒的危险中(Anderson, 1995; Brook, Whiteman, Gordon, & Brook, 1990)。这个危险因素很可能具有生物学/生态学的基础。尽管能从各种理论的角度对因果关系进行猜测,但我们仍不清楚为什么家长酗酒会增加孩子酗酒问题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家长酗酒这个危险



因素是不良后果的一个标志。危险因素可以是标志、关联、预示和原因。尽管家长酗酒的孩子被认为比家长不酗酒的孩子面临更大的危险,但伯纳德注意到 3/4 这样的青年“避免了这一可能性”(beat the odds)而没有出现酗酒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危险因素可能与负面影响相联系。危险因素与不良发展后果的相关性随程度不同而变化。

危险因素可能是个体的特征或是环境条件。在个体层次上,它们包括遗传和生物因素(如注意力欠缺,多动症,或出生体重轻),以及社交特征(如冒险性格)。生态或环境因素也可以被界定为危险因素。它们包括如由于离婚、分居或父母死亡;或者生活在一个犯罪率高、社会混乱和经济贫困的社区里。根据定义,危险因素被视为不良后果的预示,但也可以被界定为不良后果的持续或加剧。对于何种危险因素或累积因素预示不良后果的是新世纪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健康问题研究的焦点。

确定的和非确定的危险因素(specific versus nonspecific risk factors)。从理论上说危险因素可以区分为非确定和确定的两种(Fraser, Richman, & Galinsky, 1999)。各种非确定的危险因素与特定的发展结果没有直接关系;确切地说,它们与一系列不良后果和条件相连。例如,非确定因素,诸如缺少经验的养育、学业失败、歧视和贫困等因素已知能预测儿童多种不良的发展结果(参见 Coie et al., 1993; Kirby & Fraser, 1997)。相反,确定的危险因素被认为与确定的不良后果相关。伯纳德(1991)证明父母酗酒对儿童涉酒是一个特定的危险因素。但如果结合儿童时期其他多种问题一起评估,父母酗酒也有可能被界定为非确定的危险因素。

累积危险(cumulative risk)。关于确定危险因素的研究提供了“对于特定经历结果的深入见解,但对其解释却有争议,因为许多不幸是相关的,并具有累积的非确定效应”(Gest, Reed & Masten, 1999)。许多危险因素具有这种非确定和累积属性——即,它们会影响许多不同的社会和健康问题——导致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危险因素的数量可能比危险结构的确定性更为重要。研究得出的结论意味着社会问题是多方面形成的,例如,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导致一个孩子使用暴力。从这个角度出发,特定的因果模型总是不尽如人意,因为没有单一的模型可以包罗最后导



致暴力的多种不同途径。这一点引发了加梅齐 (Garmezy), 西默洛夫 (Sameroff) 和其他抗逆力研究领域内学者的辩论, 他们认为危险数量的累积性影响, 在重要性方面超过危险结构的确定性质 (参见 Garmezy, 1994; Sameroff, Bartko, Baldwin, Baldwin, & Seifer, 1999; Sameroff, Seifer, Barocas, Zax, & Greenspan, 1987; Sameroff, Seifer, Zax, & Barocas, 1987)。

保护的定义

保护性因素是指那些有助于儿童和青少年抵制、甚或消除他们所冒危险的个体特征或环境条件。这些因素延迟、抑制或中和了不良后果 (Benard, 1991; Kirby & Fraser, 1997; Rutter, 1987; Segal, 1986; Wang, Haertel, & Walberg, 1994)。本书通篇所讨论的保护性因素可以分为三类: 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家庭以外的因素。个体因素包括智力、应对能力和性情; 家庭中的保护性因素包括高度的家庭凝聚力, 家庭支持, 家庭礼规或家庭模式的存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性保护因素包括可获得的社会支持, 社区层面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居住区的安全。

补偿和缓冲效应 (compensatory and buffering effects)。无论是个体的、家庭的还是家庭以外的保护性因素, 均发挥补偿或缓冲效应 (Fraser, Richman, & Galinsky, 1999)。补偿性保护效应直接改善有问题的状况。也就是说, 保护性因素可以成比例地减少每一层次危险状况产生不良结果的可能性。例如, 智力与少年犯罪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Farrington, 1996), 似乎对少年犯罪施加很少的“直接”或“主要”效应。在“抗逆力”这一新兴领域中, 这被称作补偿效应。

与补偿效应截然不同, 缓冲效应出现在保护性因素与危险相互作用的时候。如高智商可以极大地保护贫困中的青少年。例如, 假定一个研究者发现贫穷的情况下高智商的作用比较大, 那么智商就被认为对贫穷施加了一种缓冲效应。高智商除了对所有收入水平高的青少年产生影响以外, 它还减少了天生具有较高智商的低收入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简言之, 缓冲效应可以通过估计相互作用的效果来衡量和检验。

保护性因素为设计更有效的预防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要实现预



防性实践的全部潜力,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就必须增加知识并加深理解为何某些青少年不被危险、困难和损失摧毁的原因(Garmezy & Rutter, 1983)。通过理解保护性因素(无论是个人资源还是环境资源)来帮助青少年克服困难,实务工作者才能设计出促进、发展和增强保护因素的策略,同时试图纠正危险因素。

显然,最好同时考虑危险和保护因素。然而,一些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却主张对保护因素付出更多的努力。例如,有时他们会争论针对青少年的服务是应该注重优势还是强化资源。在设计服务,比如提供个体服务计划时为有越轨行为少年的家庭,人们必须解决的危险和保护的程度是不明确的(Fraser, Richman, & Galinsky, 1999)。人们想必会提出如下问题:现存的危险因素是否可以作为目标并在治疗操作中得到控制?显而易见的保护性因素是否可以作为目标并在治疗操作中得到控制?危险因素是否危害了青少年和公众?危险因素如果不能补救是否会产生伦理问题?对那些已经表现出变态或失常的当事人来说,以旨在减少危险、构建保护或二者结合的干预战略作为目标是否为最佳选择?你将看到,本书的作者们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抗逆力的定义

本书所讨论的“抗逆力”是一个最迷人也最难以捉摸的概念。大多数学者认同抗逆力的特征是成功应对逆境。然而,当抗逆力被看作是一种个体反应时,一般不会认为这是个体特征单一作用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抗逆力出现在个体特征和环境资源之间动态互动的过程中。一个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或仅从中受益却缺少谋略的青少年,在面对巨大威胁时能够成功,就可以称作抗逆力(Fraser, Richman, & Galinsky, 1999)。纵览全书,你会发现这个重要的主题:抗逆力并不必然以个体特征为基础;它发生在高危险和异常资源联结的时候,无论这些资源在性质上是人的还是环境的。

虽然有些共识,但通观全书后你会发现:对于抗逆力的普遍性以及取得多大程度成功之后才可以被界定为抗逆力,可谓众说纷纭。例如,正



如鲁特(Rutter, 2001)认为的:

抗逆力是指克服压力或逆境的现象。用更具操作性的话讲,就是尽管他(她)经历已经显示带有患上精神机能障碍的严重危险,但其最终的生命结果仍相对不错。严格说来,问题的焦点在于当事人对社会心理风险经历抵抗力的大小。

罗森菲尔德(Rosenfeld),拉哈(Lahad)和科恩(Cohen)(2001)使用了阿普费尔和西蒙(Apfel & Simen, 1996)的抗逆力定义:“抗逆力是指青少年从损伤性童年事件中回弹或不屈从于损伤性童年事件并发展成一个心智健全、身心完全、有社会责任感的成年人的能力。”根据范斯(Vance, 2001)的说法:“抗逆力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能够从显著的逆境中崛起并拥有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成功生活,避免严重的精神失常,滥用毒品和酗酒,犯罪,或者涉入其他社会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在三个定义中,抗逆力都包含下列内容:面对巨大危险,拥有克服危险或逆境的能力,并取得预料之外的成功。当然,当研究者和实践者试图就什么构成巨大危险和预料之外的成功结果达成共识的时候,问题产生了。如果“适应”行为可以界定为抗逆力,那么该结果应该是高度成功的适应呢,还是在社会能力和功能层面上的适应和结果?例如,一个处在学业失败危险中的高中生必须以名列班级前茅的成绩毕业才可以被认定为“抗逆力”,还是仅仅高中毕业即可?

作为研究目标和实务目标,如果我们试图寻找能够促进儿童和青少年抗逆力的干预设计,那么了解什么是抗逆力以及如何始终一致地去识别它就十分关键。马斯顿等(Masten et al. 1999)列出了抗逆力研究的三条标准。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需要说明:

1. 对心理发展的威胁;
2. 衡量成功适应的尺度;
3. 被假设为能够降低或缓冲危险的保护因素。

如果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遵循这些标准,那么识别危险、衡量成功适应性及阐述保护性机制的方式会更加清晰。

从实务角度看,聚焦抗逆力要从仔细识别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开始,



因为它们制定干预措施的基石。此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对影响危险的机制有更深入的理解。描述这些过程将涉及如何阐释危险的因果顺序及阻断危险顺序的保护过程。社会信息处理理论(Crick & Dodge, 1994)和强制管教因果链理论(Dishon, Patterson, Stoolmiller, & Skinner, 1991)以特定的方式预设了形成童年时期反社会行为的危险机制,因而理解危险和保护过程的交叉作用对于设计成功适应的干预项目至为关键。这对关注儿童期抗逆力研究的学者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诞生旨在寻求理解暴力和创伤对青少年,他们的家庭及他们所在的社区造成的影响。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结构,从而有利于对青少年暴力问题以及对儿童的实务设计形成理论指导。本书的每一章都考察了对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的理解是如何指导实践的。同时,每一章都在危险和抗逆力的理论框架下考虑如何展开实务操作。

来自沟通学、教育学、人类发展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等不同背景的学者对本书作出了贡献。在抗逆力研究中,每位学者关注的兴趣领域略有差别。在对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研究现状的主要回顾中,米切尔·鲁特(Michael Rutter)主要关注心理-社会变量。在更详尽的回顾中,J·埃瑞克·范斯(J. Eric Vance)主要关注生物危险和保护因素。劳伦斯·罗森菲尔德(Lawrence Rosenfeld),莫利·拉哈(Mooli Lahad),艾伦·科恩(Alan Cohen)和德博拉·普索·斯蒂思(Deborah Prothrow-Stith)则将理论框架应用于社区的层面上。在深入访问青少年暴力犯罪者的基础上,詹姆斯·加伯利诺(James Garbarino)研究了有害环境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凭借丰富的临床研究经验,亨格勒·斯科特(Scott Henggeler)和史蒂芬尼·荷特(Stephanie Hoyt)采用了多系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视角。各章作者在每个角度中均运用了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的导向来讨论儿童期行为问题的病因学和治疗方案。几位撰稿人——加伯利诺(Garbarino)、亨格勒(Henggeler)、荷特(Hoyt)、和普索·斯蒂思(Prothrow



-stith), 在各自的章节里主要关注暴力青少年(violent youth)。然而,其他作者则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索青少年暴力(youth violence)。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在对暴力行为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克服有害环境并让青少年获得成功上达成了共识。

本书分为两部分:理论和实践。第一部分包括两章,从生物-心理-社会的角度讨论危险、保护和抗逆力并给出模型。鲁特研究了产生或抑制抗逆力的因素。例如,他探讨了“危险指标”(risk indicators)和“危险过程”(risk processes)的差别,这是对试图描述可能影响儿童发展的特定的危险和保护因素的一个有用的分类。他还考虑了抗逆力过程的八大特征,并为每个特征提供了研究依据同时又从中提炼出了它们对于预防和实践的意义。在心理社会研究领域中,范斯大胆地将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的概念扩展到生物科学研究中。他关注与儿童行为问题相关的神经生物学和生物-心理-社会机制。从鲁特和其他研究者的工作中,范斯概括出了主要的社会危险和保护性因素并深入到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从而在神经化学、其他生物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对社会科学家和实务工作者而言,这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一章。

前面两章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则集中在实务操作上。其中第四章运用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的理论框架来区分暴力的不同方面。如,加伯利诺描述了暴力青少年熟知的五个“黑色秘密”(dark secrets)。在令人瞩目的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运用中,他描述了社会有害环境在高危儿童群体互动中产生合乎逻辑的但却是致命规则的方式。他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如何使一个残忍的青少年抛弃兽性?他提出抗逆力普遍性的严肃问题,描述了在有“社区暴力、家庭破碎和个人创伤经历”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抗逆力的缺乏。在某些环境里,资源、人性、关怀谈话(caring discourse)等因素的缺失是否如此可怕以致于抗逆力的概念已经无关紧要了?通过加伯利诺的访谈,五位青少年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普索-斯蒂思从公共卫生角度研究了青少年和社区的暴力问题。她关注学校暴力;种族、贫困和暴力的相互作用;媒体暴力、目击暴力和枪支



易得对美国青少年暴力的影响。在一、二、三级预防的讨论中,普索-斯蒂思总结出一套研究青少年暴力的广义方法。她以三个有忘成功的预防暴力战略总结了该章。

从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的角度,罗森菲尔德,拉哈和科恩研究了灾难对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影响。广义来看,灾难通常还包括青少年和家庭成员对他们生活中高强度暴力和创伤的回应和反击。犯罪人的暴力明显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境况和物质环境。作者讨论了自然的、技术的以及复合的(如人类设计的)灾难并描述了创伤对儿童的影响,包括灾难后儿童作出的反应。该章追溯了儿童对飓风、地震、空难、战争或恐怖活动所致创伤的反应。他们具体研究了奥克拉荷玛爆炸案,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和政治恐怖活动。作者对研究和干预文献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回顾,然后总结出了处理暴力和创伤事件的操作规则。最后,他们论述了在以色列率先提出并得到发展的一种社区反应预防模式(a community response prevention model) - the BASIC Ph(首字母组合同,详见第七章——译者)。

在讨论实践应用的最后一章中,亨格勒和荷特回顾了他们在家庭干预方面的探索。他们论述了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干预模式即“多系统疗法”(Multisystemic Therapy, MST),并总结出一种研究成果,这种成果被证明无论对暴力青少年还是青少年惯犯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多系统疗法致力于减少与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相关的危险因素,其目标是增强暴力减少和抗逆力发展的保护性因素。该章解释了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环境中提供多系统疗法服务并总结了多系统疗法临床治疗原则。亨格勒和荷特随后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了多系统疗法的应用。

在最后一章中,弗瑞瑟和瑞启曼(Fraser & Richman, 2001)在循证实务的框架下讨论了危险、保护和抗逆力(Gambrill, 1999)的概念。作者总结了抗逆力及其广泛应用的文献,检索了新近文献(包括本书各章文献)。他们综合了从危险、保护和抗逆力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获得的有望成功的发现。最后,他们从各章中提炼出了以抗逆力为基础的实务有望成功的原则。

概括而言,上述各章为实务操作提供了框架——包括个体的、家庭的